



伯圆长老

医药与慈悲

《南洋佛教/6》30.10.1969

新加坡是个幅员小，而又年青的国家，但体壮力强，生气蓬勃声音却来的很洪亮，这大概是新加坡的人民懂得後天的调养，使自己成为一个强人。

一样的山河大地，懂得利用，蚕丛与沧海可以变为良田；不懂得利用，就算是良田盈野，也会生毒草；同是一个国家，如领导得人，又得人民的自爱与团结，上下一体，别看它年青，後生可畏，谁都不应轻侮得。做一个年青国家里的成员，谁都有责任为国家为人民分点应尽的义务，佛教自也不例外。

新加坡的佛教团体，在这几年来对社会与教内的教育，及慈善事业等方面确也做得有声有色。现在又创办：「新加坡佛教施诊所」，为病者赠医施药，这是贫苦人民的福音。

病苦是人类生存的一支暗箭。人类的祖先缩在寒岩里，除了找寻食物外，第二个问题大概就轮到病苦了。当人类的卫生设备尚在零度下的时候，人类的生命生存只有交代皇天，酷暑严寒所引起的温病伤寒，都是使人类的生死只好听天由命了。人们头痛时，用手在头上乱抓乱擦，肚痛时，也是见草便拔，见叶便摘，搓作一团，送进嘴里，用山泉送下，大家就这样听天由命的乱抓乱吞，回数多了，有时真的也会抓到能治疾病的药物。由是，从游牧的生活跃进农业时代的时候，便有针灸，药物等治疗疾病的发明。到了这时，虽说走了不知多少的冤枉曲径，和牺牲了几多因投错药物了却的生命，但总算给後代的人们，架起一道通向健康的桥梁。

现在医术与药物的进展，和各种卫生的设备，可以说都已透过蚕从而达平坦的道路。但愁柴又愁米的穷人，如遇上疾病，来个贫病交逼也是大成问题了。

贫苦的人们，不怕担，不怕晒，就是怕疾病。平时寅吃卯粮，已是捉襟见肘，如再药炉茶灶，那就落叶悲秋的凄凉了。因为，人在病榻呻吟，心在油盐柴米上，最好病一到身一针便能身康力健，不然，时间，诊金，药费等都会增加贫乏人家的发烦。只有赠医施药一途，才是救病而又方便人们减轻财力的负重。

佛陀在救世度生中，以疗治人类的心理健康上，亦有用人们的切身病苦来作启发的。如杂阿含经的：「尔时世尊、告诸比丘，有四法成就，名曰大

医王，何等为四？一者善治病，二者善治病源，三者善知病对治，四者善知病已，当来更不发动」。这是治心病而用身病寻源断根的办法。

佛陀这种治心的原则，也即是治病的准绳，何况心病与身病本是同源共因的，所谓：「病由口入」，食的嗜好，心不在焉，食不知其味，心境一受刺激，万兰池一瓶可以倒入，心一兴奋，亦可一醉如泥，狂心一发，好色贪玩，无一不是招色之忧；可见治心亦即治病。

并且就是在病中亦可用佛法来帮助治疗的，如用专心持念「观世音菩萨」的圣号亦可收意外的效果。

过去有位北洋的军阀，患眼痛，百医无效，当时有个佛教中人，以医术救人，时人称为「大善」而不名。有人介绍这位大善为将军医眼疾，可是这位将军一向官僚派头十足，傲气凌人，一见面：「你会医病吗」？

「啊，我不懂」！「丢你.....不懂，进来干吗」？大善掉头便走。过后别人对这位老粗说：大善医慈悲救人 医人，向不趋炎附势，你用这种态度，他怎会为你医呢？这位将军已是痛得入第无门，只好再著人去请他来，这回大善说：「你要听我说，三天包你好，不然无药可救」，「好！只要会好，怎样都可以」，「别的不要，只要你站在佛前，把你一生杀人，害人的种种过失，向佛前发露忏悔，说了一遍再一遍，一连三天，自会好的」这位睥睨人间的粗人，本来是不向菩萨低头的，但痛得难受，只好照做了。果然三天痛止红消，这时他大感奇怪，即问大善，不药而愈的原因，大善说：「你是个杀人不眨眼，且一向骄横气盛，致肝火上炎，侵入眼部，无药可治，只有向佛前忏悔，使心平气和，而生肾水，俾肝火下降，水火相济，自会勿药」。这是治心而 疗病医引证。

回头来说，慈悲体贴的心情与态度，对于病者的治疗作用。一般贫苦的人家，没有钱付医药费，固然感到旁徨，但如遇上一个既无医术，又无医德医务人员，甚至草率从事，面门常紧，毫无慈悲与体贴，这都会给病者未曾服药，先增加几分的病意了。可见，医务的人员需要有一种慈悲心，以救人为职责。本来社会的卫生设备到了这个太空时代，没有钱可以求医，也可以领药的部门，并非没有；所缺乏的就是真正的慈悲心肠，来体贴病人的并不多。病人需要医药，也需要慈悲，因为惟有慈悲才会体贴人，照顾人，把人们的病源很细心地从根除掉。由是，除了赠医施药外，还需要慈悲精神的 布施。

新加坡的佛教长老，与在家大士慈悲心的很多，在这志壮力强的青年国家里，一定会为国家为人民流露出人间需要而又缺乏的慈悲精神，对于赠医施药的前途一定是很光伟的！